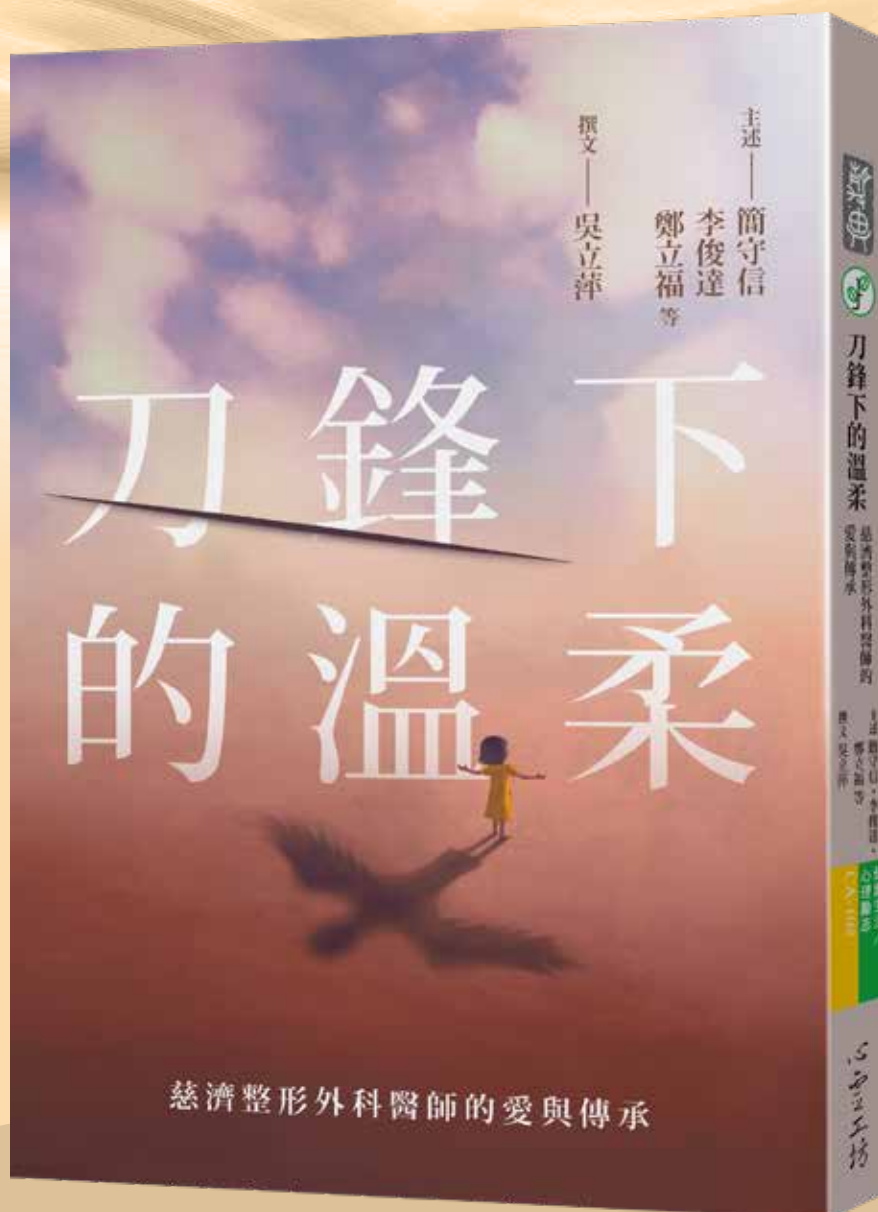


刀鋒下的溫柔

主述／簡守信、李俊達、鄭立福等

撰文／吳立萍

出版／慈濟醫療法人、心靈工坊、靜思人文合作出版



東部第一顆整外種子

清晨，天色微明，簡守信從宿舍走向醫院，他由後門進入，在二樓加護病房前的走廊上，聽見細微的聲音。

他停下腳步，凝神靜聽，聲音是從旁邊的佛堂傳來。他再繼續往前走，愈靠近佛堂，聲音愈清楚，同時也看見一位中年婦女跪在菩薩前，雙手合十，口中念念有詞。

「是秀政的媽媽。」簡守信輕輕嘆了一口氣。

你放心，我陪你們

一九九六年元月，年僅十七歲的少女被送到花蓮慈濟醫院急診室，她發生嚴重的車禍，生命垂危……

她就是秀政，那天她帶著十歲的弟弟到超市買布丁，還沒走進門口，一輛砂石車就從旁邊撞了過來，還好弟弟及時跳開沒事，但她不幸被捲入輪下重重輾過，當場失去了意識，被緊急送到花蓮慈濟醫院。

渾身是血的秀政，身體幾乎斷成兩截，骨盆腔全部開放性骨折，情況非常危急。秀政的媽媽和哥哥跪在簡守信面前，哭求醫生一定要救她。只要有一絲希望，簡守信絕對會盡全力，可是秀政的情況實在太嚴重，命懸一線，但他不能顯露出為難的神情，因為此刻他是家屬的依靠。

「你放心，有我在。」他輕拍家屬

的肩膀，溫暖的話語給了家屬安定的力量，說完旋即進入開刀房，在手術臺前與死神搶人。

開刀房裡除了整形外科的簡守信，還有骨科于載九及陳英和、一般外科黃士銘、心臟血管外科趙盛豐等醫師。在多位醫師分秒必爭、聚精會神的搶救下，病人情況逐漸穩定。命總算暫時救回來了，但右腿可能保不住，因為病人的腹腔、骨盆腔都被輾壓，右側鼠蹊部也被壓得肢離破碎，帶動下肢循環的大動脈嚴重損傷，如果右腿持續缺血將會壞死，也勢必引發後續全身感染問題。以秀政的情況來說，



簡守信醫師（左）是花蓮慈濟醫院第一位整形外科醫師。



必須裝一條人工血管來穩定下肢，可是從腹腔到骨盆腔破損情況太嚴重，要從哪裡接呢？

秀政清醒之後，得知自己的情況，寧願死都不肯截肢。秀政的媽媽每天不斷地在菩薩前祈求，「請菩薩保佑，秀政還這麼年輕，如果可以，我願意承受她一切的苦。」

看見她的背影，簡守信十分不捨，他刻意放輕腳步，靜靜地從她背後走過去，沒有打擾到她。「秀政才十七歲，如果從此失去一條腿，未來的日子可能會走得辛苦，如果不截肢，又會危及生命，有沒有兩全其美的辦法……」簡守信為這年輕生命思索醫療的可能。

「從腋下！」簡守信沒有考慮太久，馬上決定在病人的腋下裝一條穿過胸腔、腹腔和骨盆部位的人工血管，引腋下大動脈的血來穩定下肢循環，這個做法是暫時的，為的是要等待腹腔血流逐漸發展出穩定的側肢循環，才有機會保住右腿。對整形外科來說，每一個案都是獨一無二，過去的經驗是讓醫師在常規的醫療方法上懂得變通，但這個變通的做法，過去從來沒有人嘗試，非常考驗醫師的技術，然而它必須成功，因為悠關生命，甚至一個家庭的幸福。

幸好簡守信當機立斷！經過醫療團隊的努力，這個方法成功了，暫時保住了秀政的右腿，但過了這道難關，後續的照顧仍然不能掉以輕心。這無



二〇〇一年，簡守信開始主持〈大愛醫生館〉節目，為大眾傳遞正確的醫學科普知識。

關技術，因為開放性傷口很容易感染，萬一發生感染，血管縫合處就有可能裂開，造成噴血的情況，一定要立刻處理。眼看農曆新年就快到了，秀政的媽媽擔心醫生要回家過年，他們怎麼辦？

「你放心，我陪你們。」簡守信告訴他們，他不放假了，就留在醫院陪他們。秀政的眼眶裡含著淚，心裡是暖的。多年之後，她一直都記得這位幫助她度過難關的醫師，而且不論面對任何困難，只要想起這句話，就從內心升起了勇氣。

多年之後，秀政成為一位押花老師，雖然還是得經常拄著柺杖行走，但會自己開車，也能和朋友到日本自助旅行，用雙腳攀登上天守閣，面對著滿山遍野盛開的櫻花，大聲說著：「活著真好！」（參考資料：《大愛醫生館》

簡守信院長的人文醫療探索》簡守信主述，蔡明憲、廖翊君撰文，經典雜誌出版社 (2018))

簡院長的起心動念

秀政的故事發生在一九九六年的花蓮，當時簡守信是花蓮慈院副院長兼整形外科主任。回首從臺北來到花蓮的緣起，三十幾年前如果沒有他的一個起心動念，也許花東地區的整形外科醫療仍然匱乏，秀政及許許多多的病人，生命可能終止在意外的時刻，無法再譜出新的樂章。

一九八〇年，簡守信從臺大醫學院畢業，一九八二年從軍醫身分退伍，同年進入臺大醫院擔任住院醫師。臺灣外科住院醫師的歷練流程，一般來說第一年可以執行盲腸炎、疝氣、靜脈曲張等手術；第二年可進行胃部手術；第三年可做膽囊手術。住院醫師在第三年可開始選擇專科項目，簡守信選的是整形外科。

一般人對整形外科最直接的聯想就是醫美，其實在當時的年代，根本不流行醫美，也沒有這個名詞。整形外科的醫療範圍非常廣泛，通常需要做整形外科手術的患者，大部分是身上有不容易好的慢性傷口，例如糖尿病足被感染的傷口；以及車禍、燒燙傷等意外造成的急性傷口；腫瘤切除手術，例如頭頸癌、乳癌等術後重建；也包括唇顎裂等先天的顏面畸形重整，可以說從頭頂到腳趾全部含括。整形

外科和神經外科、小兒外科一樣，都需要六年的專科醫師訓練，一般的專科則是四到五年。

簡守信出生於公務員家族，有一位叔叔是醫師，讓他對醫師生涯有初步的接觸，但真正影響他想當醫師的關鍵，其實是來自於電視影集的影響。在他的成長歲月中，臺灣的電視節目只有老三臺，雖然選擇不多，但已經有播放來自歐美的影集，其中〈杏林春暖〉、〈實習醫師〉對他的影響最大，影片所傳達的重點不是醫師的技術有多神奇，而是人文關懷。他記得有一位老醫師感覺病人的病情不單純，主動去探訪病人的家庭，才發現原來是生活環境導致生病，如果只是按照一般的慣例開藥、打針，是無法完全根治的。還有一位年輕醫師發現他的老師在執刀時有異樣，仔細觀察了解後，才知道老師生病了，醫師也是人，也會生病，只是在醫療的場域中，醫師通常被視為權威，少了被關懷及照顧。

把病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

此外，當年他在臺大醫院當實習醫師及第一年外科住院醫師時，師長的一句話，也是影響他的關鍵。

「這個病人昨天幾點進來？」

「晚上大概十點。」

「現在是早上七點，從昨天晚上十點到現在有九個小時，這麼長的時間沒辦法釐清這些問題嗎？」

當年洪啟仁教授是外科主任，他在



晨會的時候，都會問大家某個病人的狀況、為什麼會這樣、診斷的結果、後來的處理、有什麼相關的最新文獻……，如果答不出來，他就會用語調和緩，但讓人倍感壓力的話，讓年輕醫師有所警惕。

洪啟仁是心臟外科權威，是把複雜的開心手術在臺灣生根的第一人。教授的醫術高明，且為人心胸開闊，給人謙謙君子的感受，是一個內外兼修、術德兼備的老師，他希望年輕醫師要認真負責，當他發現身為醫師沒有盡心盡力顧好病人的健康、把病人放在第一順位，又或者是找藉口說很忙，他就會直接講，不是用很嚴厲、責罵的口吻，但就是會讓人有很大的壓力。他一直強調這句話：「Always do your best，不管你在哪裡，不管你做什麼樣的事情，一定要盡全力，把病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，這才是成為好醫師非常重要的條件。」在醫師的養成過程裡，簡守信受到老師的啟發，以及病人帶來的機會教育，這些對他來說都至關重要。至於他後來選擇整形外科，則是與個性有關，他希望幫病人手術之後能夠看到立即的效果，因為一般的內臟手術，縫合之後看不到內部，但整形外科手術，每一天都能看見傷口癒合的情況。

這些體悟，讓簡守信立志不僅要在醫術層面精進，更是發願要當一位有人文關懷的醫師。後來他在臺大醫院完成從實習醫師到住院醫師的訓練，



二〇一四年，《大愛醫生館》簡守信院長榮獲金鐘獎最佳教育文化節目主持人獎。圖／台中慈院提供

並已經升上主治醫師，卻毅然決然帶著妻小來到花蓮慈濟醫院，就是想要實踐在內心醞釀已久的人文關懷。

從臺大輪調花蓮看診

一九八六年花蓮慈院啟業，創立初期硬體設備不足，醫師的人力也極為缺乏。當時臺大醫院長期支援慈濟，輪派醫師到花蓮看診，簡守信便是在這個因緣之下，初期一個月輪派一次，後來變成兩週一次。

每一次到花蓮慈院看診，他都深刻感受到花東地區醫療資源不足的困境，



二〇二三年，節目邁入第二十二年，製作單位找到官世成與簡守信連線。他在二〇〇一年到大林慈院接受簡守信的治療，當時年僅十二歲，很感謝院長叔叔保住他的一條腿，讓他重獲新生。攝影／馬順德

尤其是整形外科，除了一開始由臺大醫院的林佐武兼任，後來加上他來支援之外，竟然連一個專任的醫師都沒有。在當時的工商社會，因為工廠作業環境不夠健全，工安意外頻傳，經常有斷指絞肉的事件發生；此外，原住民樂天的個性，容易忽略身體的警訊，常有頭頸癌或糖尿病足傷口感染等拖到很嚴重才就醫；又或者是發生車禍、燒燙傷等意外，這些都需要整形外科醫師及時治療。

這樣的情況讓簡守信認真思考，他認為比起醫療資源較為充足的臺北，東部更需要一位整形外科醫師；而且，他喜歡東部單純的環境，真的要來這裡生活，對他來說也是很好的選擇。於是，在輪派到花蓮看診兩年之後，他在一九八八年與其他九位不同科別的臺大醫師連袂東行，成為花蓮慈院



二〇〇一年七月，來自越南的官世成在大林慈濟醫院醫護團隊的照料下，終於可以恢復走路，在歡送會切下象徵重生的蛋糕，而越南慈濟人也將陪伴日後的復健之路。左一為簡守信院長，右一為林俊龍執行長。攝影／葉文鸞

正式的主治醫師。回首來時路，他堅信當年的選擇是對的，只不過沒有辦法經常陪伴父母親，總讓他們思念孫子，為此感到深深的抱歉。



離開成長的臺北，簡守信不僅成為花蓮慈院第一位整形外科醫師，也是當時花東地區唯一的整形外科醫師。就從他開始，撒下了整形外科慈濟樹的第一顆種子。

撒下了第一顆種子，還需要澆灌才能發芽成長。

簡守信到花蓮一年之後，臺大醫學院與花蓮慈院建教合作，開始有住院醫師和實習醫師來支援學習。臺大的整形外科每一屆有三位住院醫師，在住院醫師第四年的時候，都要到花蓮慈院輪流執班四個月。臺大醫院外科部主任陳楷模教授也很支持證嚴法師的理念，每個月都會來花蓮慈院看診，

同時也會給這些來自臺大的醫生們加油打氣。

當時花蓮慈院的整形外科住院醫師，有李俊達、王健興、孫宗伯、黃介琦等醫師，只要有機會，簡守信就會帶他們進開刀房觀摩學習。也因為這層關係，讓這些當時的住院醫師對花東地區的醫療現況有更深入了解，也對證嚴法師念茲在茲的人文醫療有認同感，產生了想要留在花蓮慈院，共同為這醫療貧瘠之地注入一些活水的想法。

也就是說，有了臺大醫院和花蓮慈院這層關係的澆灌，讓整形外科的種子在花東落地發芽且日漸成長，秀政及許許多多當地的病人得以及時接受治療，重獲新生。

成立次專科中心

一九九四年，花蓮慈院還是區域醫院時，因為地區性的考量，成立了燒燙傷中心，這是專為燒燙傷面積達百分之二十以上、二度灼傷的病人提供的治療環境，每個病房的設置都比照加護病房。

當人體遭到燙傷、燒傷、化學品侵蝕等傷害達一定程度時，身體會因為皮膚受損，失去保護與調節功能，很容易引發細菌感染、失水、新陳代謝失調及其他的併發症。在花蓮慈院成立燒燙傷中心以前，由於東部地區各級醫院燒燙傷設施尚不齊備，傷者皆須轉至臺北或西部的醫學中心治療，



簡守信醫師擔任大林慈濟醫院院長期間，為菲律賓的傑博動手術。傑博因出生嚴重的兔唇、地中海貧血、水腦，造成頭骨與腦部無法正常生長，菲律賓慈濟人帶他來到大林慈院手術尋求生機。圖／大林慈院提供



二〇一五年，尼泊爾大地震，慈濟醫療團前往尼泊爾義診，在當地醫院協助為重大傷患開刀。左為台中慈濟醫院院長簡守信，右為嘉義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暨斗六慈濟醫院院長簡瑞騰醫師，為骨折傷患開刀。攝影／林昌宏

但是常因運送的時間過長，而延誤就醫時機；加上轉送的交通工具往往並無隔離設備，病人容易在運送途中，遭到細菌感染而加重病情，又無法立即為病人補充水分和電解質，所以過去東部地區嚴重燒燙傷的病人，存活率相當低；然而燒燙傷中心成立後，情況大幅改善。

二〇〇一年，簡守信到剛啟業的大林慈院任職副院長；二〇一二年，再轉調到台中慈院擔任院長。秉持著人文醫療的精神，繼花蓮慈院的燒燙傷中心之後，在他的推動下，西部的慈濟醫院也成立了整形外科的次專科中心。

簡守信觀察到很多人對整形外科的直接聯想是醫美，其實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，但要讓一般人了解自己的情況來找整形外科不太容易，通常要靠其他科轉介過來。他希望可以將整形外科的醫療範圍細分，各別成立傷口治療中心、乳癌重建中心、顏面重建中心等，讓民眾一目了然，比較知道什麼情況可以來找整形外科醫生。目前花蓮慈院有燒燙傷中心，台中慈院也有傷口治療中心；其他像是糖尿病足的治療，在台中慈院有整形外科與血管外科聯合門診，盡力保住病人原本可能需要截肢的下肢；還有頭頸部的術後重建，則是結合耳鼻喉科或牙科組成醫療團隊，當病人切除腫瘤之後，就直接由整形外科接手進行重建手術。

透過大愛電視傳遞愛與關懷

二〇〇一年大林慈院剛啟業，這一年也是〈大愛醫生館〉節目開播的第一年。

有感於每次看診時病人太多，很多相關的醫學知識沒有時間向病人解釋清楚，因此簡守信藉由錄製節目的機會，從各地博物館拍的藝術作品為引導，帶入醫學知識，淺顯易懂且生動幽默的方式，廣受大眾好評，每週播出一集，一做就是二十多年，創下臺灣最長壽的醫學知識節目，也獲得金鐘獎最佳節目及主持人榮譽。

在二〇二三年，節目邁入第二十二



個年頭時，製作單位找到官世成，這位越南籍的三十多歲男子，他是在二〇〇一年時，在媽媽的陪伴下來到大林慈院接受簡守信的治療。當時他年僅十二歲，很感謝院長叔叔保住他的一條腿，讓他重獲新生。

「院長叔叔。」隔著視訊鏡頭，官世成和簡守信打招呼。

「嗨，阿成，好久不見，現在都這麼大了。」時隔二十二年，當年的十二歲小男生，現在已經是三十多歲的青壯年，簡守信看著螢幕，內心滿是喜悅。

官世成家在越南胡志明市，四歲的時候遭遇意外，除了雙眼及前胸，全身受到二至三級灼傷。幸好大難不死，但因為家裡的經濟因素沒有辦法接受妥善治療，在之後長達八年的時間，他的顏面及肢體嚴重攣縮、變形，與逐漸成長的身體每日都在痛苦拉扯，四肢逐漸無法靈活運動，嘴唇也因為過小造成說話及進食困難；更嚴重的是左小腿有潰爛情況，一直好不了，當地醫生說要截肢。媽媽很猶豫，孩子還小，真的不能保住這條腿嗎？當地的慈濟志工知道情況之後，協助他們來臺灣就醫，由當時調任到大林慈院的簡守信副院長幫他看診。

經過初步診斷，簡守信認為官世成並不需要截肢，經由手術治療，可以提升四肢的活動能力。聽到這個好消息，媽媽終於鬆了一口氣。接下來的手術治療，首先幫他的左小腿清創，



二〇一五年，尼泊爾發生芮氏規模七點八強烈地震，慈濟勘災醫療團前往巴塔普癌症醫院，與當地醫護人員一起為受傷病患進行手術治療。圖左二為台中慈院簡守信院長，左一為關山慈濟醫院潘永謙院長。攝影／蕭耀華

扳正扭曲的腳板，緊繃的膝蓋也鬆解；右大腿、臀部及嘴唇也進行鬆解和補皮。手術相當成功，後來再進行為期兩周的復健，住院一到兩個月後回家。後續再由當地的志工，每個禮拜兩到三次到他家裡幫忙換藥，鼓勵他多走路及寫字復健。

「看到叔叔跟師姑身體都很健康，很高興。」錄影棚裡除了簡守信，還請來了當年協助他來臺就醫的黃明月師姊。官世成紅了眼眶，內心的感激與感動，又僅只是三言兩語所能表達。

回憶當年，簡守信記得阿成年紀雖小，但勇敢堅強，面對治療一滴眼淚都不曾掉過，甚至擔心媽媽會水土不

服，還請醫師幫忙多關照，孝順懂事令人印象深刻。一陣寒暄之後，聊起他現在的身體情況，知道他現在受糖尿病足所苦，求職不順利，導致身心都受創。

簡守信交代他正確的傷口處理方式，要保持傷口乾淨，可以用肥皂水清潔，不一定要用酒精，再上一些凝膠或抗生素藥膏都可以。也建議他調整飲食習慣改吃素食，平常有機會就多運動，比較好控制血糖。此外，他也舉台中慈院脊髓損傷的個案為例，他臥床十多年，每天只能望著天花板發呆，後來經過慈濟志工的關懷，成為口足畫家，可以自力更生，還舉辦了畫展，現在也是慈濟志工，從接受幫助的人，轉而成為一位助人者。藉由這個真實的故事來鼓勵官世成，希望能為他帶來正向的幫助。（參考資料：台中慈院新聞與日誌資料，文／卓冠伶）

就像是一位長輩，也像是心靈導師，簡守信把每一位病人都視為親人般，醫治他們身體上的疾病，也關照心理的健康。

致力培養整外新血

簡守信在花蓮撒下整形外科慈濟樹的第一顆種子，並將枝枒延伸到西部，在培訓新血方面也花了很多心力，一九九四年花蓮慈院整形外科專科醫師人數已達學會的要求時，他很快提出成立整形外科訓練中心的構想，比其他很多醫學中心都還要更早。但因

為衛福部針對各科的考量，全臺灣一年只有二十二個，頂多二十五個訓練名額，且主要分布在北部和南部的醫學中心，中部和東部都只有一個。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，花蓮慈院雖僅有一個名額，還是有年輕醫師會把握機會過來培訓，有很高的比例是他們之後慢慢認同慈濟的醫療理念，而選擇繼續留在慈院體系服務。

名額這麼少的原因，主要是跟政府政策有關，因為認為內、外、婦、兒四大科需要的人比較多，但其實這必須要做一些時空背景的修正，以前很多人都把整形外科想成是醫美，也不可諱言，近幾年來的確有很多年輕醫師投入醫美，不過絕大多數留在醫院的整形外科醫師，都還是在做重建方面的醫療。每一個重建手術都很花時間，如果沒有足夠的人力，那麼口腔癌、頭頸部腫瘤切除後的病人需要重建怎麼辦？還有複雜性外傷的重建誰來做呢？簡守信感到很幸運，花蓮慈院在一九九四年就提出申請，政府也認為東部需要有一個代表性的醫院，臺灣整形外科醫學會也給予花蓮慈院很大的支持，才有辦法在那麼早的時間就成立了整形外科訓練中心，培訓整形外科的新血。

現在慈濟第三代的整形外科醫師，大都是在花蓮慈院完成住院醫師訓練，然後再到其他分院。這棵整形外科慈濟樹的發展，還會繼續茁壯下去，為民眾帶來最好的醫療服務。🌱